

金普的海味

本报记者 尹婕

我在夜色中抵达，晚风送来海浪的声音，舒缓、轻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润，为夜晚镀上一层迷人的光泽。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海面，已有船只迎着朝阳在粼粼波光中出发，这座城市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里是辽宁大连金普新区，它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大海赋予了它不一样的气派与风格。通过大海，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今日金普。

“神州第一开发区”

乘车穿行在金普新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自不必说。近3万家企业在此聚集，其中世界500强企业70家，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已形成产业集群。现代化的厂区里，机器发出有条不紊的运转声，让人不难触摸到强劲的发展脉动。

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想象36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渔村。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它诞生于一片玉米地中的那天起，便有了“神州第一开发区”的美誉。

是的，它区位优势特殊，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带和东北三省走廊交汇点上，是中国东北乃至远东地区走向世界的门户，是带动东北经济发展的龙头。大连经济开发区每一步的发展，都对东北地区至关重要。随后数年，国内外投资者纷纷进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多项经济指标曾居全国开发区之首。

好底子给了大连经济开发区不断改革的底气和实力。2010年4月9日，大连市新市区管理体制改革启动，“神州第一开发区”所辖8个街道与原金州区所辖区域中的12个街道，一并规划为大连金州新区。2014年6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大连金普新区，这是国内第10个国家级新区，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新区。

站在潮头上

大海时刻都在变化着、更新着，一浪推着一浪向前。傍海而生的金普人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追逐

浪潮的脚步从不曾停下。

2017年4月10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在大连金普新区正式挂牌。金普新区再一次站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承担起新的使命。2020年9月23日，一个普通工作日，我在自贸区大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大厅里看到，前来办事的人不少，却秩序井然，这里推行的行政服务“单一窗口”制度，全面取消了各职能部门窗口，只设统一接办的综合窗口，涉及企业的200多项行政服务事项均可在一个窗口办理完成。工作人员介绍，如今在自贸区大连片区注册企业仅需一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金普新区又立下新目标。“智慧灯杆已在金普亮起来，无人驾驶汽车在新区里跑起来，5G网络飞起来。”金普新区管委会主任李鹏宇富有诗意地说道。

海边生活

一块奇石让金石滩在全球闻名。

在金石滩海岸岬角上，一块形如伏岸金龟的石头让人移不开眼睛，岩石表面布满了龟裂状网纹，这便是世所罕见的龟背石，也是金石滩的“镇滩之宝”。据介绍，这种龟背石全球只有2块，另一块在加拿大，仅有这块的1/3大小，前美国科学院地学部主席克劳德称之为“天下奇石”。地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5.4亿年前后沉积的粉砂岩在干燥、炎热气候条件下暴露、干裂，其裂缝又被绿色沉积物充填，因而形成了状如龟背的网格状裂隙。距它不远处，有一大片彩色岩壁，走近即可看到清晰分明的层状构造，细看，每一层颜色都不相同。

在金石滩东部景区海岸线上，聚集了众多这样的地质奇观。这些积淀了亿万年时间力量的石头，真正是比金子还要珍贵，是名副其实的“金石”呢。它们面朝大海，静默无语，见证了不计其数的潮起潮落，每年接



与金石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相连的大连城山头海滨地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赵敏摄（人民图片）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里设置的文创展台。 本报记者 尹婕摄

受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访客欣赏、探究。如今，金石滩已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大海，让金普的旅游独具魅力，广揽天下客，也让当地人的生活惬意而多姿。

许多金普人美好的一天都是从海边开始的。清晨，我迎着海风吹来的方向走向海边。沙滩上，浪花不时向岸上靠拢，快到你脚边时，又呼啦一下跑走了。早起的市民正在遛狗，有时很自然地捡起脚下的垃圾；沿岸公路上，跑友频频从我身边经过，步步生风。阳光普照大地，人们在大海

边留下金色的剪影。

金普的发展离不开大海，大海包容、开放、永远向前的精神，已深深融入金普人的血液，并成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气质。金普，面向大海，终将走向世界。



我印象中的稻田，无论平处坝田，还是高山梯田，都没有边界，完全无遮无拦敞开着在旷野。广东省湛江市雷州樟树湾大酒店却别出心裁，将野外风貌移植到室内，在高楼之间辟出一丘田，面积不大不小，正好一亩三分，足见主人的良苦用心。这是一片私密的田野，隐匿在城市深处，既封闭，又开放。陈宇，这个出生在附近足荣村的农家子弟，企业做大了，盖了很多高楼，当然还有比他更大的地产商，有谁能想到在万千广厦的城市间隙保留一块庄稼地呢？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

一年一度的插秧节成为当地的盛典，参与者大都是中小学生和入住酒店的游客。这一年，我专程赶来，加入到插秧的行列。哨声一响，人们涌向田间。这些初涉农事的城里人，缺少起码的实践，插秧得毫无章法。尽管组织者陈宇事先已作了示范，人们还是不得要领。指望外人听过一遍讲解，就能掌握一门技能，的确太难。众人散去，留下一片狼藉。这时候，真正的插秧能手出现了，这是陈宇从村里请来的农夫。秧苗需要重新补插一遍，这场农事才算完结。当院落重归于静，他依然独自仁立在田埂上，凝视着自己的倒影出神。我从酒店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年复一年，这一幕或已成惯例。一丘小田，放在别处，根本不起眼，产出的粮食微不足道，但在这里就大不同了，陈宇给自己也给别人保留了一份乡村记忆。许多人未必知道大米的来处，当你有过双脚踩进淤泥，把一株秧苗插入水中的经历，就能够真正理解“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春去秋来。一天，我突然收到寄自雷州的一小袋大米，拆开，方知出产于春插的那丘稻田。稻谷品种再普通不过，粗糙且不爽口，但它具有一种所有大米都无可比拟的奇香，这恐怕也是经手之劳的缘故吧。

从那一天起，我心里莫名地生出念头，准确地说受到远方那丘田的召唤，想再去看看稻子的生长，参加一次收割。当我将计划付诸行动时，正值谷禾开镰季节。我先期抵达，住进田边独立的小平房，又名“地主屋”。房子盖以茅草，典型的仿古设计，与近在咫尺的稻田毗邻，构成一幅经典的农耕文明画面。

入夜，房客们都已入睡，连稻田也不例外，它的睡姿一动不动，只有微风吹拂，才感觉到它在均匀地呼吸。我坐在田头的一块光滑圆石上，独享一个人的世界。抬头望天，天就那么大，它被四面高楼框成四方形，仅容纳几颗星闪烁。俯首看地，此时的一亩三分地，却似化作一片辽阔的疆域。稻香充塞

高楼间的稻田

田璞

了整个院落，伴以蛙鼓、虫鸣、流水声，使得夜色更加迷人。我知道，沟渠里的水纯属人为，来自某个自来水开关，但流淌得那么自然，听来和天然的山泉并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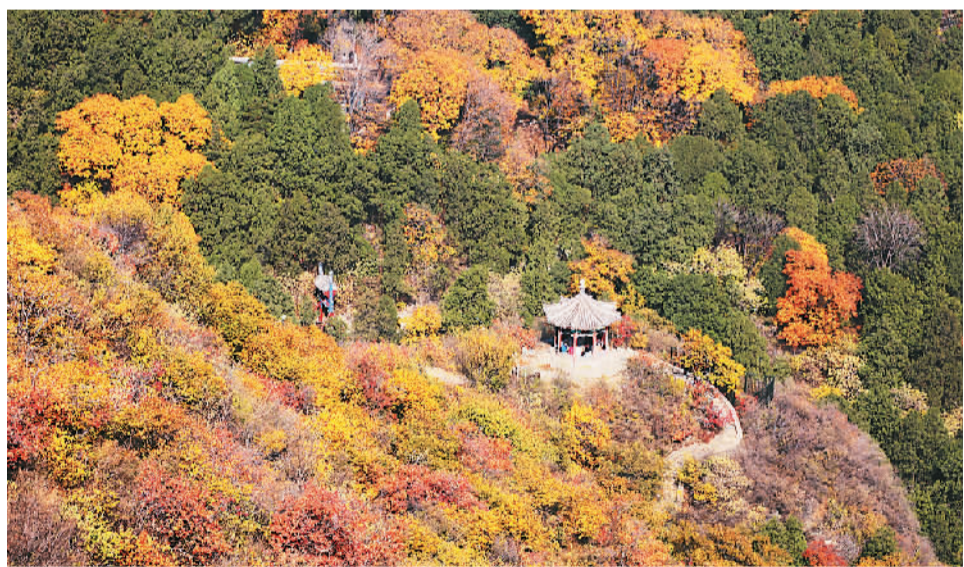
天还没亮，我就被鸟的聒噪吵醒，推开窗，只见稻田上空，一群小鸟从天而降。它们不知从何处结队飞来，并不直接落到谷禾中，而是先要经停一处落脚，那便是插在田中央的一具稻草人。稻草人全身站满了鸟，像一棵硕果累累的圣诞树。数十只鸟儿想必重量不轻，稻草人仿佛不堪重负，摇摇欲坠。

开镰的时刻到了，收割仪式必不可少。院落再次重现了插秧节时的热闹。不同的是，人们手持一把镰刀，把春插长成的谷禾悉数割掉，给一年的收成画上句号。当我和相邻的陈宇割下第一束稻禾时，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心照不宣地笑了。一把稻子，谷粒已被禾吃的所剩无几。此刻，它们的影子仍不时从头顶划过，窥视着这片田野，这片人类和它们共有的田野。

陈宇说，插秧节一定会坚持下去。我相信，这是对世界的承诺，一丘深藏不露的水田可以为其作证。



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行天下”



看香山红叶

于保月

北京香山红叶负有盛名，入秋后，红色便在山间日渐蔓延，霜降后，还会现出更浓的深紫红色。我家住在香山附近，因为红叶的存在，秋季的每一天都充满了节日般的红火。

香山红叶树种很多，如五角枫、三角枫、鸡爪枫、栎树等，面积最大的红叶树种要数黄栌，有近10万株。它们总是先现出让人不易察觉的熏黄，然后逐渐向淡淡的红色过渡，最后如火一般鲜艳。那些栎叶、蕤荻叶，还有那些山坡山坳里的五角枫叶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儿的树木，忽然间就像攒足了劲似的，纷纷绽放出最热烈、最夺目的色彩。

红叶一定是早已悟透了春夏秋冬的归属，才会在这天地间尽情地展示出生命的纯真。在深秋的凉意里，它们甘愿卸下绿色的戎装，以一袭殷红矗立风中，点燃起生命的火炬。

观赏香山红叶的最佳位置要数香炉峰了，站在这最高处，一览众山小，人在景中央，红叶的全貌尽在眼中，美不胜收。沿山间小道拾级而上，我得以近距离亲近这片片红艳艳的叶子，虽然它们湿润、光滑的脉络

无语无声，我却分明可以感受到那勃勃的活力。临高俯视漫漫山谷，红叶那昂扬的姿态，更让我热血沸腾；它们领略了寒霜的冷酷、岁月的磨砺，才能坚强如铁；它们饱经生命的苦辣酸甜，才能从容如磐；它们阅尽日月变幻，才能鲜红非凡。

此刻，山风吹起，一枚红叶落到身上，我把它贴近耳边，想听听它的心语，感受它的温度。多想让这浓烈的深红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自己的心里，纵是风霜雨雪、寒风刺骨也不改初心。山间小路上，我一次次地捡起飘落的红叶，在这万物萧条的季节里，它们就这样迎风翱翔，一路越过山冈和丛林。这些翩翩起舞的身姿，排成激昂出征的队列，纵是前方再苍凉，再荒芜，也无所畏惧，把片片火红写在大地上。

走下山坡，秋风又起，我将一路捡起的红叶夹进书本，留下这个秋天的印记。它们夺目的红色总能让我心中激荡起热血，带着它们一路前行，期待着来年再见。

图为北京香山红叶色彩斑斓、层林尽染。 丁帮学摄（人民图片）

秋遇周步山

孔帆升

周步山是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祝家楼村一个山上的自然湾，尚处未开发的原生态状态。从县城往大贩镇方向，一路在桂花香风的熏染下，过板茶大桥，一会儿就到了富水湖南岸山脚下。上周步山的公路蜿蜒而上，犹如长龙弯曲，盘旋，飞升。沿途奇石与灌木簇拥，车在其中绕来绕去，慢慢爬坡，一步步靠近山顶，接近天宇。

小雨初歇，山上分外清新。回望四处，黛绿的崇山峻岭一重重，一片片，连绵起伏，分明是一幅刚打开的水墨画。那飘飘渺渺的轻雾与星罗棋布的村庄，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野，展示着岁月静好。四顾皆是雨歇雾起，山静雾绕，如此灵动梦幻之境，实在妙不可言。

从祝家楼那满是桃李梨树的山洼，上到周步山，渐渐就有了山村的影子，有家的感觉，有乡情与烟火味。一只鸽子在路上被车惊起，飞向前头去寻找它筑在屋顶的窝；鹰在空中展翅，悠闲地翱翔，倒像

一条鱼；下了车，林间有鸟雀轻鸣，放牛的老农说：“林子深了，什么鸟都有，你若住下来走走看看，不时会碰到野鸡、斑鸠、布谷、戴胜，还有野猪、野兔、麝子之类。”我想，人退，自然就进几分，美几分，在周步山当家作主的，大概是草木花卉与各种飞禽走兽吧。

抬头，见村头的篱边有一高一矮两棵柿子树，挂着拳头大的柿子，石头缝里亦有三两棵挂了红柿的树，远远地吸人眼球。柑橘则在树上由青泛黄，与红柿遥相呼应，仿佛急不可耐地要告之远道来的客人：“别小瞧了山里人家，吃的东西还有呢！”可不！山路上走来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挑着一担黄豆杆，足有百来斤。有间瓦屋门开着，我们走进去，一位清清爽爽的老妇，一边从黄豆杆上摘黄豆荚，一边热情地打招呼。老人说这一村周姓人大多到城里安居乐业了，只剩下几个舍不得离开的老人。

走进洁净的石板巷，迎头又见两个老人扛着锄头去地里。有一对夫妇在屋后石缝地里种菜，见了我等，便说起来周步山徒步的人，他们采花拍照、吃柴火灶、听周家山故事，一年四季都要来。

村庄后有两口石塘，贮着清亮的水，有水管接了通向住宅，留守村民吃的就是这天然自来水了。石板路旁的篱笆是枸杞刺长成的，也有木板竹块扎成的，钻不进鸡犬猫，地里长出绿油油的萝卜白菜苗。附近地里的红薯，正绿得劲，不惧霜降将要来临呢。

在村里石板路上兜转，沿石阶上到村里一处制高点，只见满山洼都被红屋嵌满了，从西到东约有五六十栋。高高低低，形态各异，层次感非常强，是真正的错落有致。瓦屋一律砖木结构，人字形屋顶，通体红色。无论从哪个方向上山，人们第一眼看到的都是这红瓦红砖屋；下了山，远远望到的也是万绿丛中的一片红。这本色的红，成为烙在游客心上的印，再也抹不去。也有纯石块垒起的房子，同样结实、美观、耐用。

做中饭的时间到了，瓦屋飘出几缕炊烟，在这偏远僻静处升腾起人间烟火，也勾起人们的缕缕乡愁。

下图：雾拥周步山。 徐辉摄

